



揮塵後錄卷六

韓持國旣以忠憲爲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

復以軒冕爲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仕宋元憲欲

薦孔寧極改偶觀其詩卷廼得持國所和篇誦

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

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爲四友元

祐初登政府後坐弃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

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嘗語其

婿王仲弓寔曰以昔日受命單恩上課計以歲

揮塵後錄

卷六

汲古閣

月寄祿恰及是官復何憾邪元龍元吉卽其後

也

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候官人章聖時初爲

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

褫其衣而去驢逸田菊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

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菊家認收繫其驢實

不殺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

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特益堅老守怒曰

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

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  
邢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邈率至許劼  
之乃實殺女子者田菊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  
謝曰微司理嚮幾悞殺平人此與夫錢淡成何  
異位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  
字深父罔字于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  
傳所著書傳于薦紳爲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詩  
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  
來矣

揮塵後錄

卷六

汲古閣

李邕鄆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邕鄆  
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  
復白圭幼子德芻以三德苾芻其指如此宜乎  
人所不解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卽以相  
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  
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  
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爲之碎  
樹枝爲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

晁武于云

温公在相位韓持國爲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  
温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爲秉國有武人陳狀  
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  
禮温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  
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  
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

李粹  
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  
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

揮塵後錄

卷六  
三

汲古閣

幡上書云中舍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

公薨

薛大受叔器云其  
婦翁蔡文饒目覩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

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

人而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憚誤以應也

前人亦嘗記之又元厚之作叅知政事日有下

狀陳乞恩例者啓曰爲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

厚之亦怒曰止爲汝不依元降旨揮耳

粹伯云

治平中有時君卿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廣淵爲中

表游學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筆札去爲潁邸書  
史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荆公賢譽  
翕然君卿數稱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踐祚  
之後驟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結之而才叔是時  
亦光顯矣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于元祐間  
哲宗實錄有傳存焉其子希孟以鑿學及第南  
渡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爲機幕明受之變  
樓上乃有從逆之言爲章且叟誼斥退者復辟  
之初流于嶺外且叟繇此大用

揮塵後錄

卷六  
四

汲古閣

蔡持正之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叅軍年逾七十陳  
恭公自元台出爲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  
去黃裳猶豫間恭公云倘不自刳當具奏牘竄  
斥黃裳卽上掛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  
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陳力教二子持正與  
碩苦貧困饘粥不繼久之持正登第黃裳臨終  
戒以必報陳氏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  
儒以羣婢殺其所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  
正請并坐神宗云執中止一子畱以存祭祀如

何持正云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  
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  
或云大將陳思恭卽其孫思恭子龜年嘗爲東  
宮春坊

孫長文云

熙寧中王和父尹開封忽內降付下文字一紙云  
武德卒獲之于宮牆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  
凡數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無蹤跡獨有一  
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爲業和父令以禮  
呼來至廷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爲寃薛云

揮塵後錄

卷六  
五

汲古閣

老矣未嘗妄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族  
妹之子淪落在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資不從  
怒罵而去初亦無他和父云卽此是也令釋薛  
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  
吏以手從後拽其衣帶回頭失聲曰豈非那事  
踈脫邪旣至不訊而服和父曰小鬼頭沒三思  
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

劉季高云

汪輔之宣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覓舉開封以  
周以宗強爲賦題場中大得意旣出宣言于衆

必爲解魁偶與數客飲于都城所謂壽州王氏  
酒樓聞隣閤有吳音士人亦同場試者誦其所  
作輔之方舉酒失措墜杯卽就約共坐詢其姓  
氏乃云湖州進士沈初也輔之云適聞公程文  
必奪我首薦然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  
果然是汪輔之登第熙寧中爲職方郎中廣南  
轉運使蔡持正爲御史知雜撫其謝上表有清  
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  
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後數年興東坡之  
獄蓋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譴死嶺外

韓德全

揮塵後錄

卷六  
六

汲古閣

云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敏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  
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畱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  
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間甚訝其語伺小間  
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東知  
非常竝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  
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  
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

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  
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畱此  
卿等爲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言遂不行吾  
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  
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  
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  
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滕公  
奮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異居而有象傲之弟  
卽申焉恃其愛無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

揮塵後錄

卷六  
七

汲古閣

公自高陽易鎮維揚道卒喪次國門先祖自陳  
畱來會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在館中少  
游辱公之知最早弔畢來見先祖于舟因爲少  
游言其弟凌纒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去翌  
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光祿舟甚急乃  
御史中丞蘇轍劄子言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  
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旣死或恐從此凌  
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  
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旨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



已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  
覺察奉聖旨令開封府備坐榜舟次詢之乃少  
游昨日徑往見子由爲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  
篤于風誼乃爾今蘇黃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  
先祖從滕章敏莫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  
僕之交遊寔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  
今載東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  
先祖爲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爲銘詩其序中易  
去舊語裁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  
祐初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

揮塵後錄

卷六

汲古閣

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  
大志知名江南爲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  
想矣旣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  
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贖其行會與郡  
將錢仙芝不叶摺撫公以客所受爲賄公引伏  
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  
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  
固已名重於世適雷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

宋自來逆旅爲辨後事公旣不偶以卒再娶朱  
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  
昆弟六人久益謬落與長弟羣應舉每不利十  
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爲詩以嘲之曰三年一  
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似簷間雙燕子  
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  
怠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年文肅公妹壻王補  
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旣將入  
都赴省試子壻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

揮塵後錄

卷六  
九

汲古閣

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  
列無有遺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  
微行聽人語言以下一歲之通塞子固兄弟被  
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癩俚  
人呼爲黃痘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  
收燈夕往閭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  
得都得黃豆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兩榜  
文昭中弟兄弟三人數年之間竝躋華貫曾氏

繇此遂興

公永外祖云

張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諒闇榜赴春試時馮當世  
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壓明字試  
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  
省場中鹵莽迺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  
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  
畱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  
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  
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尚記  
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

揮塵後錄

卷六  
十

汲古閣

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  
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

朱希真先生云

曾文肅爲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

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詔先祖辭曰某辱知

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廟堂有所不當言之則

有負恩地不言則寔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

甚文肅歎息而寢其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

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垣公辭不就進退之

際益堅素守謂此也

魯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  
言改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  
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  
國而眷東方濃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  
一日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  
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  
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  
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  
劈口矣翌日白上以爲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

揮塵後錄

卷六  
十一

汲古閣

見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數日後臺諫王能  
甫吳材希旨攻文肅上爲罷二人文肅自恃以  
安然元長來意甚銳如蔡澤之欲代范雎也甫  
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  
守南都元長以爲祐甫文肅嫺家許之于上前  
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卒  
啗于庭云錢殿院有狀申啓視之乃殿中侍御  
史錢通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卽上馬徑出城  
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

晚鎖院宣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旦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卽元長爲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

竝父舅云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劇談戀戀不忍捨忽羣吏來謁元度云已

揮麈後錄

卷六  
十二

汲古閣

降旨內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宣押矣穆父起慶之元度喜甚卒然而應曰卞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上雖穆父亦爲色動

蔡子因云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入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未知爲計疇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老指揮使獨來前曰願勒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寔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衆耳儻城破各自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

行軍法邪

晁武子云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叶正夫之音闔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壘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揮塵後錄

卷六

汲古閣

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

此可不戒哉

陸務觀云

林仲平

槩

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

家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廼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曰邵曰顏後皆爲聞人衣冠指爲名族

陳齊之云

范景仁嘗爲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哀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

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爲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

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進士第者六七十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于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卽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爲所彈奏殆于職務遂移西渠

揮塵後錄

卷六  
十四

汲古閣

州迫成資而卒于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爲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單弊而親信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卒賴其子而收葬焉右龍袞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錄載歐陽觀傳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

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

畱餘而居官以廉恕爲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

卒年五十九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終于官

葬吉水縣沙

溪保之瀧岡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

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擔家

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

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畱守廡舍

祔葬瀧岡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誥呂

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篆蓋大理平事陸經書石

有子曰早卒曰修

### 揮塵後錄

卷六十五

汲古閣

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玷文忠又叙其

考妣之賢如此哀螺江人與文忠爲鄉曲豈非

平時有宿憾與夫祈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

可深信不獨碧雲駮二書而已不可不爲之辯

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伋家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

字結連外界神宗語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

固不足慮行之士人爲此恐有謀非便時陸農

師爲學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擠之奏曰學



官陸佃與之厚善乞召問之翌日上令以佗事  
召直講陸佃對事未宣也上徐問曰卿識余行  
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歸鄉里  
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携其妻而捨其母臣以  
此少之自是往來甚踈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  
事矣然農師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  
窮達有命雖當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既  
腰斬時亮改京秩辭不受時人有詩云行之三  
截斷時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孫也

陸務觀云

揮塵後錄

卷六  
十六

汲古閣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sub>一</sub>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  
政事顯名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  
頡頏于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  
之以爲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  
從朝夕酬唱賓主甚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  
編修官曾文肅薦於祐陵擬賜出身擢右史成  
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遹論列報罷去國之後甞  
泊潁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  
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

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  
碑及降旨御書院書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興獄  
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  
官因卜居當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  
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  
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  
老益無慘因遂畜楊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  
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  
乃誅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蔭置

揮塵後錄

卷六  
十七

汲古閣

鞫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  
被決功父作俚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  
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却與楊姝  
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  
議作墓志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  
濯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濯者爲功父功父益以  
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據執政門人吳  
可思道用事于時相子訟其寃方獲昭雪盡還  
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

宣之表今載于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  
至願畢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臣  
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  
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  
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  
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  
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  
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

揮塵後錄

卷六  
十八

汲古閣

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  
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  
從山鬼之遊忽遭眷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  
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  
之能諧冀神明之見嗇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  
四體之不隨空慙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  
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  
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

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  
漏偷生剗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覽亮愚意之無  
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  
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  
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  
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  
事包容狂直而無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  
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奉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

揮塵後錄

卷六  
十九

汲古閣

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汗瑕疵又復未解疆  
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  
此數端願畱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  
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  
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畱神  
逝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太陵實錄書  
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  
之誣謗未明致指廟之陰靈不顯于麻制中時  
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

姑溪老農文有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  
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  
家風止於選調家今猶在宛陵姑熟之間村落  
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嘗令訪問則狼狽之甚  
至有不可言者蓋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歎  
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  
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  
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揮麈後錄

卷六  
二十

汲古閣

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  
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  
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  
寔一時之勝事也

姚令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  
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  
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  
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

公曰我龍也虜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  
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  
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  
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  
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  
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  
散居頴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  
文而傳于淮頴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之  
集古錄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頴州昭靈侯廣

楹塵後錄

卷六  
二十一

汲古閣

碑米元章作辯名誌刻于後云豈有人而名路  
斯者乎蓋蘇翰林憑舊碑公名路當是句斷斯  
頴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米刻略云爾明清  
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  
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  
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幕嘗以職  
事走泂淮有昭靈行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  
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  
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  
相見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  
出仕有鄉曲之譽願一見公露少懇款使其自  
言相予共飯可乎文肅頷之翌日俛之同坐卽  
之甚溫請問云某有一子頗知宦學趣向不幸  
早死啓手足際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滿賃舟  
汎江而下偶與一嫠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旣  
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  
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

揮麈後錄

卷六  
二十二

汲古閣

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  
售携一小兒來見俱隨行某以兒子畜之坐上  
因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貌與亡  
兒無少異者今願以見予文肅云雖如此然事  
不可料聞公今歲當任子願爲內舉畢齋補牒  
來當遣人送歸王且悲且喜彼此後皆如文約  
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  
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公詳之異母弟  
亦連名絢字公敏後易敏功公詳仕至郡守終

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詳蔭入仕嘗爲樞密使  
使嫠婦在文肅家生二子至今兩族如一家焉  
婦亦姓王果名族從弟乃信孺革與其子鼎相  
繼尹京云 外祖手記

揮麈後錄

卷六  
二十三

汲古閣



揮塵後錄卷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愨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

揮塵後錄

卷七

汲古閣

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卽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禡其職名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御書閣名或傳蔡元度爲請祐陵書以賜王荆公家未詳也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兩朝額命定策

元勳曾宣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富文忠曰  
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  
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  
勤敏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溫靖曰純亮范  
忠宣曰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  
世濟忠武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  
曰元豐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  
策勲臣折可適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  
長卿曰褒功顯德秦敏學曰清德啓慶御書閣

揮塵後錄

卷七

汲古閣

名王文公曰文謨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  
度曰元儒亨會吳敦老曰勲賢梁才父曰耆英  
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運  
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決策和戎  
精忠全德鄭達天云勲賢承訓何伯通云嘉會  
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曰賢弼亮功鄧  
子常曰世濟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賢  
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衣美慶朱  
覲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侏曰風雲慶會秦會

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翁曰  
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鍾山臨別贈言  
云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爲兩公別後之戒安石  
亦終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見前二語  
則相公誠允蹈之但末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  
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爲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  
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  
揮塵後錄

卷七  
三

汲古閣

何如高帝爲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  
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爲  
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寘魁等後拆封  
迺劉燾無言也

東坡先生爲兵部尚書時爲說之言黃州時陳慥  
相戲曰公只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  
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  
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  
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

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爲子書焉可也  
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芥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  
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  
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顏墮負其初  
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  
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  
潭馬贊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  
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  
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

揮塵後錄

卷七  
四

汲古閣

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教授家  
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  
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  
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  
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蠢甚然悉皆絃誦  
如流左右其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  
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  
趨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

人爲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浚  
止於閣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

老親云

陳瑛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  
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  
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  
川曰足下塗抹瑛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  
抹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  
輕卽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  
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瑛之前判  
揮塵後錄

卷七  
五

汲古閣

如故卽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已之  
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貰之虛中能以理服師  
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于  
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  
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  
已與諸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  
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趨走有稽首  
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叵耐

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揚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  
不答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爲置一  
口不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  
元度甚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  
當僕之度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  
見屬獨元度之心猶異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  
意耳

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

揮塵後錄

卷七  
六

汲古閣

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爲浮屋元祐中方  
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疏入  
報可遂免滄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  
壻多與蘇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臣  
聞爲治先務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  
於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  
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  
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  
戴無斁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漚淖故途

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  
竝流築短墻爲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  
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纜之便  
然後無殞溺之虞比來短墻多隳而依岸民廬  
皆葢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  
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  
於短墻隳圯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者蓋  
由短墻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故  
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

揮塵後錄

卷七  
七

汲古閣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  
竝流修墻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  
缺不得過二尺或有圯壞卽時循補其因裝卸  
官物權暫拆動者候畢卽日完築或有浮棚侵  
路亦令徹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  
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  
聖時之仁術也達源生三子元修字時敏元若  
允迪元渠道縱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爲  
少蓬世以爲陰德之感時敏之子卽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  
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  
火開使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  
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  
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況  
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  
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張唐佐云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當時  
文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

揮塵後錄

卷七

汲古閣

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  
元度當國卽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  
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  
不足養如此

老親云  
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  
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滕沙粥時外  
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  
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  
適令於市中貨滕沙餈檐中買來取其穰入粥



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  
青仕宦果數歷輪輓

石豫者寧陵人外憊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閹寺  
姓名遂達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  
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  
碑皆其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兇後五  
十年其子敦義爲廣東提刑坐贓黥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寘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  
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  
揮塵後錄

卷七  
九

汲古閣

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  
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  
澤民卽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  
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  
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吳傳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  
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  
不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  
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

太尉何來暮邪貫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也雌邪貫對曰雌者也昂曰旣爾難奈何不若闔之貫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貫大用事卒致遷責

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鈞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揮塵後錄

卷七

汲古閣

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卽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已高昌庸謝良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廼任伯後爲參知政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爲薦

紳之榮耀焉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

弼

崇寧中爲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

學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

欲絕江之鄂渚國老約慶曾晨炊相與同渡慶

曾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快

快亟登舟慶曾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船

中無一人免者慶曾後四十年爲參知政事國

老弟卽文清用其卹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

云

躬仲

揮塵後錄

卷七  
十一

汲古閣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旣歸

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時

紹聖初也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

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爲離夫人笑于旁

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

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蓋后亦以自謂也

陸子

逸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岐公在翰苑時令

門生輩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冊恨當時不曾

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爲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弓手持蓋于後先祖卽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米元章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已也走私僕愬于元

揮塵後錄

卷七  
十二

汲古閣

長乞於銜位中削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人敕命以來元章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呵殿徑入謁直抵張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講鈞敵之禮始知所以旣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著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國朝以任子爲南宮舍人者惟龐懋賢元英與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

碑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爲米元章也

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閒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爲績効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卽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

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栝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

興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卽院中  
治事極其暴虐志完甘爲机上肉矣詰旦忽令  
推吏去其桎械請至簾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  
它正言可安心置慮歸休榻處某亦便還司矣  
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志完惘然  
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  
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  
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

揮麈後錄

卷七  
十四

汲古閣

策罔燭厥理殊垂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  
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  
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  
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嫺  
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  
治體信任非人人人大搖怨讟載路丁卯歲啓  
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  
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俊景思處作劄子自陳  
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

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媼黨曹泳爲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鞫勘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叵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二事絕相類然終不知揮塵後錄

卷七  
十五

汲古閣

所興之獄謂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遊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逮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爲久居計輦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衆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爲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學士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

猶存又爲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  
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  
至窮力抄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憂患之初年  
幼力弱秦伯陽遣浙漕吳彥猷渡江攘取太半  
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  
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爲李泰發家設也是時  
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  
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藁雜記之類  
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  
揮塵後錄

卷七  
十六

汲古閣

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  
謹守又爲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遺書  
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啓但流涕  
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  
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  
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  
爲烏有南度以來惟葉少緼少年貴盛平生好  
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



貯之極爲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  
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  
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  
先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  
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  
云軾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  
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  
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

揮麈後錄

卷七  
十七

汲古閣

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  
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  
妾廼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爲蓄婢之  
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娶燕王元儼孫女爲右  
階榭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樞府以其故家  
處以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覲爲雙穗鹽場官與  
其子本中厚善曾旣用事薦本中于孝宗遂得  
密侍禁中韓氏子弟亦有攀緣而進者本中娶  
趙氏從聖野之孫卽礪老家女也

蘇訓直云

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狨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  
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久中  
使遼國遂俱乘狨座繇是爲例 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清在會稽因爲友人言先人初爲  
曾氏壻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錄有庚辰  
歲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  
祖曾空青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  
其中一則記趙諗事諗弟詒於渝州所居柱上  
題云隆興二年天章閣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

揮毫後錄

卷七  
十八

汲古閣

撫使再題云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  
諗不軌事發鑿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  
題之意詒坐此亦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  
耶友人云願借一觀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  
當軸者繼卽開陳遂改乾道之號友人繇此廼  
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取而此書不傳于世  
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旣厚不欲書其姓名初  
諗以甲科爲太常博士謁告省其父庭臣于蜀  
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孰與戡征西

纔罷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龍袞天子今年二十  
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及歲刑部郎中  
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  
真實之狀吉甫坐絀詔改渝州爲恭州諗初登  
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卽以妻之成  
婚未久而敗或云爲時可者諗遺腹子也

高侏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扎頗工東坡自翰苑  
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  
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爲樞密都承

揮塵後錄

卷七  
十九

汲古閣

旨持祐陵爲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  
卿善在殿廬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  
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  
云此樣甚新可多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  
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侏賫往值王在園中  
蹴鞠侏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  
亦解此技邪侏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  
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旣謝篋刀之況  
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

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侏始也父敦復復爲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姪皆爲郎潛延閣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侏從駕至臨淮以疾爲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侏獨死於牖下

胡元功云

摺麈

錄

卷七  
二十

汲古閣

揮塵後錄卷八

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

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明清後閱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東門外忽見一小蛇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複金紙

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迎之遂入箱中并箱複送至廟中知縣黃鞏差人報稱所有箱內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蛇止有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蟲一箇次日早差人賫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別物而示以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寶以其有開必有通而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

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豐羨流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寶錢一文及小青蟲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通錢并青蟲兒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投之河中以戒詭誕敬綴于編仰見祐陵聖聰明察姦欺繇是而知所謂陳舉者誠無忌憚之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小人所爲若是不獨宜州之一事也遺臭千載可不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爲司農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瞽者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下當動殊不如意壽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里從官是時伯祖已爲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掛冠去國明年徽廟登極已而遇八寶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遷太中大

夫又數年年八十一廼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塵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說以謂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夫之負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孫始名祖石能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寥入廣以詠黃太史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中聞其說亟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詣闕陳其事朝廷興大獄坐死者十數人寥以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無學籍授左藏庫副使賜予甚厚寥又言潤州進士湯東野德廣實資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廣自布衣授宣義郎司農寺簿賜緋衣寥每對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使之使魯直在奈何

氏曾宏父云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驗羣小從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怒其惑衆禽至庭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

抹之從杖一百斷治還俗逋逐出境自是長髮  
從衣冠游號落托野人初以占風水爲生又以  
淫巧之術走士大夫門因遂猖獗旣敗捕獲于  
真州城西儀真觀室中有美婦人十餘獄中供  
出蹤跡本末時仲游死已久詔特贈太中大夫  
官其二孫史冊不載畢氏于照存焉

蔡文饒薨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細行以  
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  
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

揮塵後錄

卷八  
四

汲古閣

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  
惠槐簡一云此薨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  
天下官職壽數與薨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卽  
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

廉宣仲云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晉爲內相耶律  
德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應歷集  
十卷濤後相漢猶及見本朝有傳載三朝史中  
濤五世孫卽漢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鄴建炎  
初守越州隨虜北去亦爲之用事有可笑如此



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  
南有民以爲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  
天下百官稱賀于廷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  
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  
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  
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  
潰鴈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  
揮塵後錄

卷八  
五

汲古閣

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  
產之志焉在諫至之孫也

輿乘疑作魚烹

政和中將作監賈謙明仲奉詔爲童貫治賜第于  
都城旣落成賈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而恩  
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無它幸見過點心而已  
明仲領其意詰朝旣見寶主不交一談頃之一

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  
之皆眞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座  
前又令庖人持銀鐐竈卽廳之側燎火造包子

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屬初以銀次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覩三杯卽徹賈亦辭出蹙至局中然後歸舍見數人立于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賈繇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中諶達之孫也

賈虞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

揮塵後錄

卷八 六

汲古閣

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極力照矚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醫者朝夕診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眾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狀用印係案僚吏以爲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賊方作未審陳瓘之死虛實外祖卽以案牘繳奏以聞人始服先見之明

中父舅云

劉斯立歧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

人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平杜門却掃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贊者來爲州鈐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客解舍適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人寄聲欲致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并招斯立所厚善者預席從郡中假侑觴之人極其歡洽有李延年者嘗坐法失官亦居是邦願廁其間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適往京師理雪時王黼爲中司延年與之有舊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

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有何事延年卽以王君開燕爲言黼又詢席間有何說延年云廣坐中及宮闈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其語延年出於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禔爲證黼卽以上聞詔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鄆方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禽赴天獄鍛鍊訊掠極其苦楚惟禔抵闢不承方欲移理間斯立之猶子長言聞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銳遂自

陳言從已出獄具長言真刑竄海島斯立編管  
壽春府席間主賓既皆坐罪下至奔走執事倡  
優侍姬悉皆決杖延年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  
得食而然然比之奏耶獄冤則尤爲酷焉禔清

臣子斯立王定國壻也

趙子通及忠  
肅孫董云

王倫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顯  
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貧無行不能治生爲商賈  
好椎牛酤酒往來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間亦  
以俠自任賙人之急數犯法幸免聞士大夫之

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賢者傾心事之先人在京師正道間亦欵門先  
人以其僮待頗加禮一日從先人乞詩送行  
云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爲道士宣和末先人去  
國不復相聞正道少與孫仲並有布衣舊仲並  
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弟正  
道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  
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閑薦  
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旨令前  
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鳴

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  
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  
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嘗上書言大遼不可  
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旣急它無計  
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  
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  
佩夏國寶劔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  
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旣拜賜翌日再對自言  
已得豪俠萬餘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卽行時

揮塵後錄

卷八  
九

汲古閣

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冠文縝  
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  
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  
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旣不用恐爲亂請上誅之  
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  
脫時仲益在禁中因求計仲益仲益曰昨日所  
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以示之仲  
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  
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

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纘始畫旨送御史府倫已得聞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卽位於宋倫走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略云曹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龍圖閣學士爲梓宮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虜中倫雖無大過人然大膽敢爲旣貴之後凡往日

揮塵後錄

卷八

汲古閣

故舊與夫屠販之友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旣拘于虜虜人欲用爲留守不從而殺之褒卹甚厚李平仲孫長文互言如此先人爲之作御劔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三字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弟云服我休命往

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祕閣  
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  
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  
其價不售迺爲一番舶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  
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卽奏以謂訥厚藏  
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旨令究實良卽以兵圍  
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  
臥初不知其繇仗劍而出遂至紛敵良卽以誼

揮塵後錄

卷八  
十一

汲古閣

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  
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  
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  
追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爲廣漕代  
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  
訊施以慘酷良卽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敕赦未  
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爲人所訟  
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  
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

竝至今猶在貪暴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  
趙子通濟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馳譽中外後盡弃舊業鰥  
居子然年亦遲暮惟留心內典苦身自約不復  
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  
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卜  
肆子我云吾旣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強  
之警者布八字畢曰官人來年狀元及第矣子  
我顧先人云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  
揮塵後錄

卷八  
十二

汲古閣

去次年值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  
上台以子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  
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  
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  
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蓋  
十數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  
也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  
語曰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



畫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

揮麈後錄

卷八  
十三

汲古閣

師資焉且致饋饗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卽命李賚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繇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

卿 王獻臣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

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  
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  
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  
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  
不道州縣吏爲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  
京夫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  
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  
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因貪  
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

揮塵後錄

卷八  
十四

汲古閣

卞老醜錢葬之爲作墓志廼曰天寶之末姚宋

何罪云

馮于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觀高宗御札一幅云朕  
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  
人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  
可贈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卽以此官召之其後  
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卽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  
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門蔭者以爲榮觀師  
川旣至闕入對益契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

踵遂登政府初師川仕欽宗爲郎二聖北去張  
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  
呼號勵卒不自汗挂冠以去故上有立節可嘉  
之語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  
來卽呼至前駢使之旣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  
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  
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  
鎮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  
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川大不堪而無以酬

揮塵後錄

卷八  
十五

汲古閣

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終於知信州師川德占禧  
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爲給事中計議  
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國史東坡先生行吉  
甫謫詞有云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旤是  
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  
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祿者  
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平生釐務者三數考宣  
和末方入朝後來登用甚驟焉旣沒而眷寵終  
不少衰其子瑀嘗出示高宗所賜御書光武紀

後復親批云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扎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沒後十年瑀貧不能家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爲表旣于乙覽上爲之愴然面諭執政令卽日除瑀官云

建炎初高宗駐驛維揚虜騎忽至六飛卽日南渡百僚竄身楊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

揮塵後錄

卷八  
十六

汲古閣

爲將作監逃難至江泚而實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梭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許彥周云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日晨起庖下釜鳴甚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卽名之曰釜旣長廼負才名于未第時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爲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舊銜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爲通判郡事釜席間戲語云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也是時語禁正嚴求道告訐于朝興大獄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儀真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

揮塵後錄

卷八  
十七

汲古閣

小寇王始之語

向仲德云

